

黑龙口与丹江源

苏安良

处也拼命地吸水，阻挡水向下游蔓延，而黑龙却在绿龙东边的一个土墩上睡觉。有一年干旱，大地寸草不生，老秦岭底海水也变浅了，黑龙把头伸进堰口艰难取水，然后喷在天上缓解旱情，谁知黑龙却不断吞空中的雨水，两条绿龙见状，跃身而起，箭一般直冲云霄，将黑龙压到土墩上，并搬来两个塔，一个压住黑龙头，一个压住黑龙尾，从此，一直风调雨顺。这便是鹤城境内的黑龙口、二龙山、东龙山及东龙双塔。

堰口在黑龙口凤凰山。凤凰山在老秦岭之脊，海拔近两千米，东西走向，前低后高，横亘于流峪和蓝峪之间，磅礴雄浑，宛如一只凤凰的头冠，凌霄南坡，高高地仰起，俯瞰着商洛山水。凤凰山沟壑纵横，瀑布成林，池潭成群，像天河飘落大地，纳泉汇溪，千回百转，汇聚于峡口深潭处，过细沙，淌白石，流入丹河，这就是美丽的丹江源。

丹江源这段秦岭，像老爷爷一样慈祥仁厚，祖辈称老秦岭。

堰口立一石碑，刻有出水口坐标点，书写“秦岭一流满丹江”，岭巅东侧耸立一绿色标志牌，两面均书“丹江源”三个醒目的绿色大字。岭巅正中有一界牌，站在界牌处，向西一步为西安，转身两步为商洛，西商就这样山水相依，琴瑟相和，这也是黑龙口人的骄傲。这里四季云山朗青，奇石嶙峋，峥嵘俊秀。白天，阳光盈盈，黄昏，夕阳还没有隐退光芒，月光已洒满山头，璀璨如星。

情深意浓的丹江源人，走南闯北只要听闻“黑龙口”，便热血沸腾，握手拥抱，乡党两字喊得响当当。老秦岭人永远割舍不开养育自己的丹江源、黑龙口。

“松竹易以尽，草菜生不足”“湿重不可烧，漉米不能熟”。20世纪90年代前，丹江源连绵的山坡“遥望山尖秃”，湿草不可燃，饭菜无法煮熟。

在南方工作的弟弟有一篇散文写道：“那时候缺口粮，也缺柴薪，秦岭不像现在郁郁葱葱，困难让人失去理智，避过护林员，上山砍树当柴烧。短短几年，松树、槐树、杂木树被砍伐精光，柿树、核桃树也失去了枝头，刚泛绿的野草连根拔起当柴火，童山濯濯”“苦难的日子特别漫长，每当上山寻柴时，站在秦岭山上，看着远处的炊烟升起，年少梦想随之飘向远方”“如今，生活在美丽的德城，常梦见‘农民无以囊，焚却水车轴。田事更无望，折屋入城甯’苦难岁月的故乡，泪流满襟”。

丹江源群山起伏、沟壑纵横、河溪众多，因滥伐滥垦、围河造地、斩坡盖房，植被遭到

破坏、河势改变，导致抗冲击能力差。泥石流、滑坡，决堤淹地淹房，对水利、交通、电力、通讯、农田造成了毁灭性破坏，恢复难度极大。因水土流失过大，薄地里长出的庄稼瘦骨嶙峋，丹江源千家万户都在讨饭，直到八十年代末生活才慢慢抬起头，人们守家待地，国家飞播造林。

谈起故乡，无尽的想念，无端的惦记，不可磨灭的情怀，都源于对丹水的沉迷。20世纪70年代，那是我的童年时代，山荒水不恶。故乡大商塬，位于黑龙口老集市东五里处，是丹江源的第二个源。村前丹水没膝，站在水下白石上，细沙从趾缝滑过，痒痒的仿佛灵魂潜入水中，不由吟诵“我有高山君未见，清泉白石在胸中”。鱼儿欢快地在脚面游来游去，它们透明得能看清跳动的小小心脏。

丹江是我们儿时的乐园，东倒西歪的毛柳像一把把遮阳伞，树根盘虬水中庇护着鱼儿。小伙伴们不约而同来到河边，掀起光腩子，在树根里摸鱼，逮住后，在沙滩上挖个小水潭放进去，然后打水仗，或仰卧水面，用手把河底细柔的沙子抓出，涂抹在肚皮上，沙子搓着嫩嫩的皮肤，又慢慢地滑入水底。

玩够了，再用柳条把鱼穿起来，拿回家油炸着吃。我最喜爱鲫鱼，肚圆体胖，肉质细嫩；九刺鱼常常在静水中或水草里，一逮就是几条，吃九刺鱼不用摘除内脏，用火烤一烤就直接吃；最大的是鳊鱼，最难捉住的是黄鳝，最漂亮的是红翅鱼；河里较多的是黑鱼，它生性凶猛，喜欢栖息于水草茂盛或浑浊的水底。

最有意思的是，赤脚走在沙滩上，不经意间就会踩到晒暖暖的乌龟，把它翻过来放在软沙上，它的四个爪爪在空中乱挖乱刨，就是翻不过身，徒增许多乐趣，一顿美餐后，把壳挂在墙上晒干，过路的司机常买回去滋阴潜阳。

洁净的砾石上成群结队的螃蟹竖起八只脚，快速的跑来跑去，擎在前的鳌足不断寻觅着食物。一旦被鳌足钳住手指，就赶紧把手塞进水里，抚摸它坚硬的壳，它很通性，慢慢地松开咬着的手指，然后收回鳌足，钻入水里的石板下。饿了撕下螃蟹肥嘟嘟的腿，生吃起来，味道咸油。然后把缺胳膊少腿的螃蟹扔在水里，也不知它往后的命运如何。这是我们山里孩子的野性，也是一种生存能力。

夏夜的晚上，坐在河边，把脚伸进水里，凉丝丝的江水在脚面飘来荡去，就像慈祥的母亲用手来回抚摸着，温馨而甜蜜。有时，

一群女孩趁夜色深，穿着花兜兜钻进水里洗澡，我们几个伙伴便悄悄地趴在远处的石背上偷看，被发现后，就会疯也似的乱跑，不小心被石块绊倒会嚎啕大哭，那些女孩边笑边说：“活该！”

如此美丽的丹江源，也曾被重度污染多年。八十年代中期，凤凰山脚下的中坪村，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铅锌矿，在村口丹江河边，配套建成硫酸厂。不几年，山沟里、河旁、路边矿渣堆积如山。工业废水的排放经地表水或地下水的渗透而进入水体，使得水体环境受到污染，加之森林采伐造成水体中浮游物与溶解物增加，丹江源受到严重污染。随着矿区深挖，源头千万池潭变浅，无数沟岔的溪水消失，源头水位不断下降，千年流水在石上击出的痕迹越来越清晰，成为万古褶皱。河水变小、断流，泥水臭气熏天。庄稼变得又矮又瘦，芭谷棒不足一拃长，麦穗像白色成熟的茅草穗子，轻飘飘地摇曳在枯瘦的麦秆上。岸柳泛黄枯死，大白杨枝叶越来越稀疏。水是大自然的神韵，来不得半点梗阻、破坏。丹江源的龙脉被斩断，成了荒山滩头，井水时常断水，人们只好到山坡一滴一滴地接着浸水。被污染的丹江源头，最终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

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深富内涵、极具韵味的金句润物无声地融入生活之中，人民呼吁：不要金山银山，还我绿水青山！商洛人民开始治理山水，绿化、净化、亮化丹江源，增加水土涵养，还原地下水脉，拓宽河道，加固河堤。“水浅连沙去，松青待鹤来”，经过十几年奋战，丹江源头恢复了昔日的生机勃勃，重新呈现出“碧波万顷游人织，青山不老竟风流”的无穷魅力。

山生水，水养人。丹江作为南水北调的起点，“一江清水供京津”也倒逼丹江两岸人民实现绿色发展，“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成为绿色发展的新引擎。如今，甘甜如饴、飘逸如带、晶莹如玉的丹江，不仅滋养着丹江源人，而且浩浩荡荡、一路欢唱着流入京津，供养着远方的同胞。

随着丹江源返璞归真，成群的鲤鱼、鲢鱼、鲫鱼……让游人赞叹不已。如今的丹江源是国家级湿地公园，是富含负氧离子的天然氧吧，是中国气候康养之都，是陕西全域旅游示范区。

丹江源不宽，丹江源不大，但一直在流，从早晨流到晚上，从春天流到冬天，从过去流到现在，一刻也不停息，总是缓缓地向东奔流，静静地滋养着丹江两岸人。

雪落秦岭（组诗）

鲁绪刚

雪落秦岭

雪花飘落，穿着棉裘的秦岭显得臃肿八百里秦川，保持着一种意境仿佛钟楼上，那口不再激昂的铜钟万千枫叶正在践踏疆土，时光流转掸掉身上的尘土，卸去负重像一介臣子，去实现参见帝王的梦雪花的孤独，超过了秦岭的高度在这样的冬天，谁都可以固守洞穴把生活过得踏实，平静用歌声和笑声，书写点点滴滴的温暖想复辟一片自己的阳光草地追寻一份心情的辽阔，找到一双飞越千山万水的翅膀漏网百出的行囊里，却只装着半块月亮没有一块岩石能够解释此刻的沉默雪花一直飘落，在这调张的秦岭上踩下的脚印，又能证明什么

窗外的鸟鸣

鸟鸣声悬挂在窗外，它有落下来或者不落下来的理由，此刻阳光像一座桥，将压抑已久的心事渡出黑夜，我可以将这个冬天用几只小鸟，草地和诺言涂抹风会记住这样的时刻，风会把天空再抬高一些露出隧道，森林及某块远去的云朵当我们偶尔抬起头，那团雪花一样脆弱的光，现在一点点融化，成为生活中某些善意的谎言，一生中也许只有这一次歌唱至少现在听到了它砸向大地的声音

晨雪

惊叹命运的安排，让夜晚以雪花的形状掩饰内心的慌乱，与惊悚它轻盈、柔软。而生活就是一张纸在上面可以涂上任何颜色不管怎样揉捏，总会有一些棱角现在，它站在屋顶或树叶上显得冷酷、高贵。一缕风在它旁边仿佛一群孩子在追逐，嬉戏雪下或者不下，相信翅膀是虚无的天空是虚无的，只有伤痕是我们积累的资产这无声而又暴力的雪，像亲人又像巨大的石头，将归于泥土并且为这个世界守身如玉不像我们，犹如某块攀升的云朵因牵挂而一再回头试图用自己的身体，同时间一起老去试图通过远处的火光，看到自己的平生

冬夜

灯光守着内心，和四周的温暖有关乡村的音符，此刻不需要哼出来已经饱满满溢夜虫早已藏在雪地里的身躯一遍遍背诵着唐诗宋词我们都是靠泥土养活的人，村庄就是我们的根和灵魂风在窗外固执地摇动着树上的几片叶子地气慢慢上升，人们睡下一如时间安静地躺在生活的某个章节为了某些细小的惦念或暗示土炕上不停翻动的咳嗽，压制着乡村的疼痛

低处的阳光

他一直在地边走动，偶尔蹲下扶了扶被雪压弯的麦苗，每一次把自己的胸脯贴在山坡在他的内心，一味地倾斜他站起来，想伸手抓住擦身而过的风一只蚂蚁，一片鸟影，一滴露水都会影响他此刻的心情都会摇动生活里的那杆秤雪依然压着时间，他磕了磕烟锅里那些错综复杂像往事一样的灰烬挪开身边的一块石头，看见阳光从泥土深处，喷薄而出

诗潮

冬日乡村

黄瑞华

不知不觉陈家村驻村四个多月了，时序已经从夏末走进了寒冬。

这里的冬天，一片寂静。休耕的土地、凋零的田畴和干枯的树木在寒风中呈现出些许苍茫。光秃秃的树上，几只喜鹊在叽叽喳喳地叫着。寒风穿过田野，带走了一年的忙碌和疲惫，而我的思绪却依然停在初冬的节点上。

一个满是阳光的早晨，我和包扶干部进村走访。行走在冬日暖阳下的乡村小道，风儿吹过，有些寒意，空气中有五谷丰登的气息，也有泥土的芳香，那久违的乡土情结阵阵袭上心头。

走在通村水泥路上，少了车水马龙的喧嚣。干净的路面，给人一种温暖和力量。这里的静谧和祥和，清新的空气，静静流淌的小河，还有那份令人陶醉的田园风光，犹如一幅宁静而温馨的画卷轻轻在面前展开。远远望去，村庄被淡淡的薄雾笼罩，虽然已是初冬，但色彩斑斓的秋色在这里还留着无穷的余味。

环眺村庄，一栋栋小洋楼掩映在树林里，现代新农村的愿景依稀可见。远处也有古老的旧屋静静地矗立在那里，经过岁月的风雨侵蚀，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风采。然而那蜿蜒的小路，静静流淌的小河，永远不会改变。

整个村庄幽静整洁。各个农家小院，房前屋后的小菜园格外赏心悦目，白菜、萝卜、香菜一畦一畦，在初冬的暖阳下生机勃勃。村子关门闭户的很多，有的场院晒着粮食，可能出门劳作去了。有的房前屋后被厚厚的落叶覆盖，证明主人已远离了家乡。在经过一户养蜂人家门前，看见三十多箱蜂散落在一片荒地里，虽是初冬季节，蜂儿们仍然嗡嗡个不停，闹腾得正欢。我怯怯地走上前去看了一下，因怕被蜂蜇，只好绕道而行。不远处，一位奶奶正端坐在门口晒着太阳，看见我便热情招手，亲切地说：“都到地里挖地去了，过来坐……”老人柔和的眼神里充满慈祥。

不远处，机器的“咚咚”声在旷野里响彻。只见一小伙子穿着短袖，扶

着一台新型的旋耕机在地里忙碌着，身后被翻过的冬田犹如鱼鳞般的波纹，在冬阳的照耀下，好像谁用画笔晕染上去一般。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小机器，稀奇中便上去看个究竟。小伙子见我们走近，便放慢了速度和我们攀谈起来。经过询问，小伙子才笑吟吟地说是给别人犁地，收个工钱，一亩地可以挣一百二十元，一天可以完成二到三亩地。“不错，不错，不仅帮助了别人，还能有一份很好的收入……”驻村第一书记随即伸出了大拇指。听到有人夸赞，小伙子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初冬的暖阳抚摸着面颊，树叶簌簌擦肩而过。路边花圃里几束月季已经凋谢，还有一枝未曾绽放的月季十分倔强地在风中摇曳……此刻，我站在这片乡土上，感受到了季节的更迭和时光的流转。来到这里，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里的土地，仿佛是母亲的怀抱，感觉如此温暖而亲切。记得小时候，我也在这样的田野里奔跑，跟一大群小伙伴追逐打闹，累了就躺在路边的大树下睡觉，直到母亲的呼唤声把我叫醒。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乡土的气息。这久违的气息，既熟悉又陌生。我闭上眼睛，用心感受着这一切。这里有我曾经的记忆，也有我对未来的期许。

冬日乡村，是一首优美的诗篇。它不仅仅是季节的更迭，也寄托了对未来的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我感受到了生命的脉动和岁月的沉淀。我觉得，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这片乡土正是我心灵的归宿。

冬日的乡村田野，一览无余。树上叶子黄里透着些许绿意。漫山遍野，黄红相间，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斑斓迷人。此时，我感觉这一切是如此的美。美在自己拥有的这片天，这份朴实厚重的情感。虽然感觉这里生活很简单，没有世人追逐的繁华，但这里的山水草木和这里的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是这个冬天最美的风景。



黑龙口这个神圣的宝地，因丹江源被世人称赞为秦岭明珠。

这片山水走出的达官显贵、文人雅士，无论漂洋过海，还是身居大都市，心所至梦必达，无不把这片土地回拜。以擅写家乡秦岭著称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贾平凹，一个天寒地冻、雪花纷飞的日子，特意从古城坐班车到黑龙口，感受老秦岭魔鬼般的道路，体会神话般迷人的黑龙口的风土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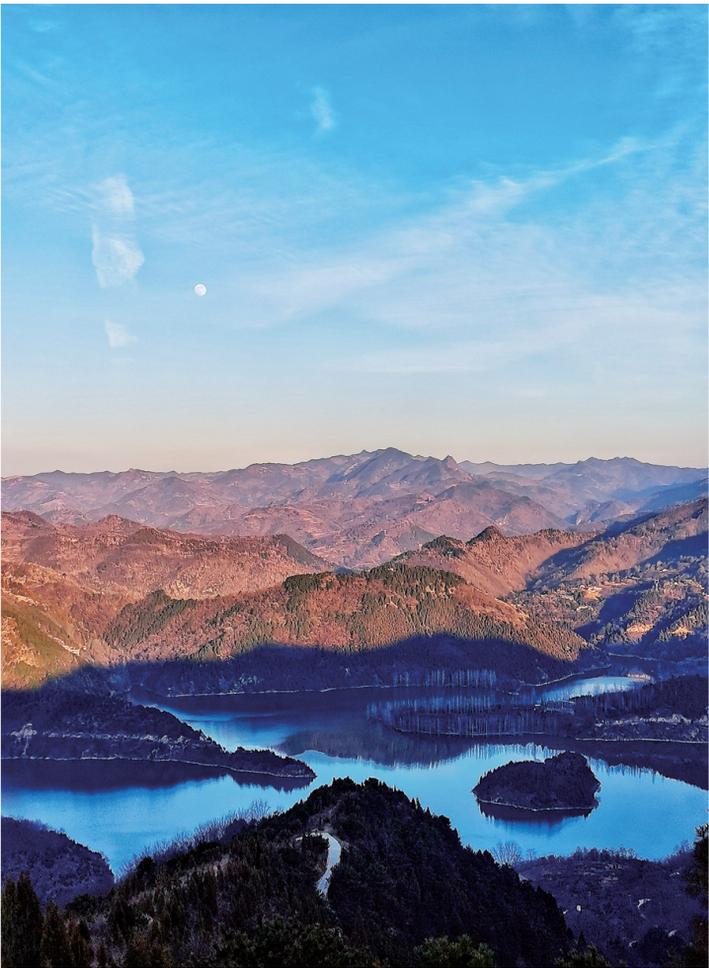
车到了黑龙口老集市，香喷喷的锅盔，竟吃出了虱子，贾氏没想到的是，卖主回荅得很干脆：“你想想，冬天里起面，酵子发不开，在炕上要用被子捂，能不跑进去一两个虱子？”听罢，不以为意，吃得满头大汗，一边吃，一边夸。

贾氏笔下，一鲜艳女子下了车，冷得在阳光里使劲跺脚，使劲地搓手，接着有节奏地迈着步子走进豆腐店。男店主把一碗嫩乎乎、热腾腾的豆腐放在她面前，头贴着她的耳朵，嗅着她的秀发，殷殷地说，边吃边夸。女子挑起一大块塞进嘴里，妈呀一声捂着嘴，烧得咽不下，烫得吐不出，惹得满屋人笑得前仰后合。女店主笑着告诉女孩，用舌尖边滚边咽，又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面食铺卖主高声吆喝：“细、薄、光、煎、酸、汪。”细薄光者，是面条的形，煎酸汪者，是面条的味，吃者一时围住，供不应求。

贾氏回到西安，优美的散文《黑龙口》问世，一时神州大地如孺皆知“黑龙口”，天南海北游客爆棚，黑龙口人腰包渐渐鼓起来，南京还出资在丹江源架起一座友谊桥。

如今，黑龙口的豆腐干漂洋过海，也成了本地人送给远方亲人的最好礼物。从北京、上海回家的老乡，走时，总忘不了带几个又圆又大的锅盔，分享给亲朋好友。

说起黑龙口，故事真多。祖辈一直传说，老秦岭山底是一片汪洋大海，每隔几年就从岭底的堰口喷出大水，汹涌奔腾，一泻千里，使沿途泛滥成灾，村庄、田园很快被淹没。水德星君便派了四条龙镇守，两条绿龙总是形影不离，一条黑龙勤劳勇猛，一条褐龙拈轻怕重。每至喷水，黑龙便将头深入堰口使劲地吞水，两条绿龙在距堰口东四十里



商洛山

(总第2539期)

刊头摄影 杨鑫